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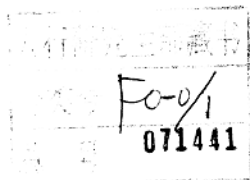
在马克思 经济学道路上

顾海良 著

湖北大学出版社

在马克思经济学道路上

顾海良 著



071441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文京 韩建民

封面设计:刘 峰

在马克思经济学道路上

顾海良 著

※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合作路1号河北大学院内)

邮政编码:071002 电话:501852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00千字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1028-416-9/F·23

定价:16.00元(平)

20.00元(精)

序 言

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在近一个多世纪的经济思想发展中,还没有哪一种经济学说,能像马克思经济学这样,如此深刻地阐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此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今天,不管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拥护者或者反对者,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受惠于这一理论的“普照之光”。记得西方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谈到过马克思思想对现代历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他指出:“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狂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思考和了解事实和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①历史学家是如此,经济学家何尝不是如此。马克思经济学说是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丰碑。

在近一个多世纪的经济思想发展中,也没有哪一种经济学说,能像马克思经济学这样,如此密切地贴近人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而又经历了如此曲折的发展之路:它经历过凯歌行进的辉煌岁月,也有过如磐风雨摧折的艰难时艰,但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地以“复兴”的面貌、崭新的姿态、发展的形式出

^① 吕·费弗尔:《技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现在世人的面前。也记得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马克思经济学的顽固的反对者)在谈到马克思经济学说时,不得不感慨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伟大”。他谈到:“大多数智力或想象的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代,就完全淹没无闻了。有些却不,它们遭受了晦蚀,但是又复活了,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否认的成分而复活,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自己的瘢痕而复活了。这些创作,很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我们的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结在一起,是没有弊病的。按这个意义来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道理。”^① 确实,马克思经济学正是在其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强盛的理论生命力的。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在马克思经济学历经第一个世纪之交——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它的历史命运的大论争。今天,在又一个世纪之交——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时,马克思经济学再次遇到了关于它的历史命运的大论争。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的事实,面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对纷至沓来的经济思潮,我们有必要在对实践的总结,在对理论的反思中,在由历史的经线和现实的纬线交织在一起的壮观的画卷中,思考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真谛,展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新视野……

现在成集的《在马克思经济学道路上》,就是力图对此做出一些探索。

《在马克思经济学道路上》收录的是我近年来(主要是1992年以来)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的部分习作,它们曾在不同的刊物、集刊上发表过。这些习作,因其写作时间的不同,因其所针对问题的不同,确实难以形成一个严整的体系,但

^①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

各篇习作之间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按这些习作内容,我把它们大体分为以下三辑:

一是“探寻思想历史的路标”,主要探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历史发展问题,即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最基本的理论的形成过程、演进轨迹作了探讨。搞不清马克思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路标”,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这一学说在经济思想史上实现的科学革命的深刻内涵,也就不可能真正地领会这一学说在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与经济科学的现实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拓展理论研究的视野”,主要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方法、体系等问题的探讨,展示这一学说的宽广的理论视野,以及这一学说对认识现时代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理论指导意义。

三是“追求经济科学的真理”,主要是针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种种非议而发表的一些议论,旨在划清一些理论是非上的界限,澄清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某些错误主张和模糊观点。

近年来,在我已经发表的几百万字的著述中,除了作为专著出版的如《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资本论〉续篇探索》之外,与我所从事的专业研究联系最密切的、也可以说是我最用心写的习作,大多收录在本书中了。假如这些习作,能为读者们提供一幅粗略的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意义的画卷,我将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在整理收入本书的习作的同时,也在为由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作统稿、定稿工作。回顾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沉思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的命运,我在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写的“结束语”中,不无感慨地写下了我的一些感受,现摘要如下。这些感受可作为对本书“序言”的补充,也可用以与所有的马克思经济

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共勉。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曾经成功地跨越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第一个世纪之交;现在,它正在经历着第二个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能否再度成功地跨越这一新的历史交汇处呢?”

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未来,人们——无论是信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对、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无论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还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都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作出自己的思考。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这些见解,也许可以看作是中国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作出的一种回答。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已经表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还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过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境况都向我们表明:不仅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不仅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而且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更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而且也必然是一个成功与失败交织其间的过程。因为这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一种旧的社会制度的伟大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更是一门指导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奋勇前进的科学。对这门科学,我们需要坚持、需要学习,但我们更需要紧密结合当代世界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对这门科学做出发展、做出创新。这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充满着信心,但是我们也深知,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青春,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付出艰辛的努力的。在这里,我们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一段名言,同所有的

努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的人们,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人们共勉,同时也作为本书的最后的结语: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探寻思想历史的路标

经济思想史从来就是经济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告诉人们一个“普通常识”:“‘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以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这里提到的“历史”,自然包括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①对经济思想史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深化整个经济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因此,我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中,十分注重对他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探寻经济思想历史的“路标”,也是马克思本人从事经济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回顾当时对经济学最初研究的情况时,就明确地指出,多年来他“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两个主要方面的研究。^②后来,在对经济学的进一步

①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02页。

研究中,马克思也一直十分注重对经济思想历史的研究。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他对经济思想所作的“历史的评论”,即所作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为了说明:“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①探索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路标”,是马克思实现经济科学上的伟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方面。

本辑以“探寻思想历史的路标”为题,就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经济思想总体的发展历史,以及对构成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如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形成过程的研究,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本辑也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体系结构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等问题作了探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67页。

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程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程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初到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主要过程。

马克思大学期间(1835—1841年)学的是法学,之后又致力于历史和哲学研究。1842—1843年间,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他第一次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时,莱茵省议会根据资产阶级和贵族议员们的要求,通过了所谓的“林木盗窃法”。这项法律把贫民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拾取枯树枝的习惯权利,说成是盗窃行为,要予以严惩。由于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还一无所知,因此,对这一侵犯贫民阶级物质利益的法律,只能从法学和哲学的角度加以抨击。过后不久,马克思又遇到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因贫困而破产的经济问题。他认为,农民的贫困破产并不在于自然条件和个别官吏的失职,而在于整个国家制度。整个国家制度是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决定的。然而,他当时还无力对这种“客观关系”即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作出更深入的剖析。现实斗争中遇到的这些要对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成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同时,在与奥格斯堡保守派报纸《总汇报》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中,马克思也深感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共产主义思潮的产生及其性质作一探讨。接着,马克思在1843年对历史的研究中,搞清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中已经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理解市民社会，进而理解包括国家和法的关系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发点。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发展，也要求他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去。

1843 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首先研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其中既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也包括当时正活跃在欧洲经济学界的弗·李斯特、约·雷·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马克思还认真研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 1845 年 11 月离开巴黎前夕，马克思已写了 7 本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史、政治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笔记。这些笔记现在被称作《巴黎笔记》。马克思在 1844 年上半年完成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尝试。1845 年 2 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勒后，进一步钻研了大量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史文献。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他写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涉及或专门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著）、《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

1848 年欧洲革命前，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近 5 年的潜心研究中，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首先，马克思已运用由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得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 页。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重要结论。他已从社会总体结构中,分离出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特定的研究层次;他认为,构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因此,“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① 其次,对商品、货币范畴作了初步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已指出,在私有制经济中,商品、货币这些范畴只不过是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的表现形式。商品交换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产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只是商品私有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在货币中,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的颠倒和混淆,实质上是由“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所决定的。在对商品、货币范畴的初步研究中,马克思已摒弃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忽视商品、货币范畴社会关系性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还认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成为“廉价的商品”是由于“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是由于“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② 这一论述已显露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思想萌芽。从商品范畴到劳动力商品范畴、再到剩余价值、利润范畴思想线索得到初步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内在联系已初露端倪。再次,马克思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质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利润和工资范畴作了初步分析。马克思已区分了资本和资金,他认为“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③ 马克思还证明,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工资和利润的对立是资本对工人劳动占有、奴役和剥夺的结果。资本是以雇佣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第144页。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第62—63页。

的存在为前提的,是通过对工人劳动的占有和剥削而积累起来的。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他还初步揭示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系。他认为,生产资本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随着资本的增加和资本对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业者,另一方面又使大批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人被驱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因此“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①

由于参加 1848 年欧洲革命,马克思一度中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1849 年 8 月底,马克思移居伦敦后,一方面继续从事共产主义同盟领导机关的重新组建工作,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着手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研究,以实现他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夙愿。同时,移居伦敦,也有助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伦敦又是当时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和世界金融的中心,是观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有利的地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也使英国 17 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象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一些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1823 年李嘉图逝世后,围绕着斯密、李嘉图学说展开的热烈的理论争鸣,预示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50 年代的英国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心。这种现实的经济环境和理论争鸣的氛围,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 1850 年 8 月开始,马克思利用大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资料,再次研读了可能发现的所有重要的经济学文献。这时,马克思研究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63 页。

济学说史问题,还深入研究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信用、外贸等现实经济问题,还研究了土地关系史、技术史和发明史等相关问题。到1853年底(其中主要是1851年),马克思已写了包括24个笔记本的读书笔记。这些读书笔记除了对原文的摘录外,还包括一些评论、注释和相对独立的短篇杂感。这些笔记现在被称为《伦敦笔记》。在写作《伦敦笔记》期间,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级差地租论中的理论失误作了评述。从《巴黎笔记》到《伦敦笔记》生动地说明,马克思是在与当时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的“对话”中,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理论研究的新起点的。1852年底,马克思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多是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突出的政治经济事件的。这对马克思熟悉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和面临的新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1854年底到1855年初,马克思重读了他以往10余年间写的经济学笔记,并对这些笔记作了简要的索引,以用于经济学著作的写作。但是,由于家庭经济上的困难和接连的不幸事件,以及马克思本人身体状况的恶化,不得不再次中止经济学写作计划。

1856年上半年,英国面临着一场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年9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①为了迎接危机后可能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开始通宵达旦地总结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准备在他预期的革命爆发之前,至少把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撰写出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巨著。后来,危机之后尽管没有爆发马克思所预期的那场新的革命,但是,马克思在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写下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一场名符其实的革命。这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72—73页。

在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手稿是马克思自1843年以后的15年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光辉结晶。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问题作了科学论述。手稿中的这些论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形成。手稿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因而手稿也是探索马克思理论整体结构的内在联系的一部重要文献。

在写作这部手稿过程中,马克思决定按“六册计划”分册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这里的“六册计划”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把前三册看作是他全部著作的主要部分,因为这三册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三个基本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中第1册《资本》又可细分为“资本一般”、“竞争或许多资本间的相互作用”、“信用”和“股份资本”四篇,第1篇“资本一般”又分作商品、货币和资本三章。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公开出版了。这一分册包括第1册《资本》中第1篇“资本一般”的开头两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马克思对商品和货币理论第一次作了详尽而系统的阐述。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即在家给几十个经过挑选的工人讲解政治经济学,希望使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尽早地为工人阶级所掌握。同时,马克思也着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分册的写作,因为第2分册将要阐述的资本理论“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这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①但是,为了反击卡尔·福格特对马克思及其战友在共产主义同盟中的活动的诽谤,维护同盟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3页。

克思不得不中断经济学著作的写作，一直到1861年下半年才得以恢复。

1861年8月，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续”为标题，开始写作第3章“资本”。但是，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不断地接触和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以至“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①这样，到1863年7月，马克思实际完成的是一部包括23个笔记本的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手稿。这部手稿现在被称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周详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并在更深的层次上，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作了论述。在这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标题最显著地证明：资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理论史批判之间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特色。之后不久，马克思又对《资本论》四册（卷）的主题作了说明。这就是：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4册理论史。

1863年8月到1865年底，马克思以《资本论》为标题，撰写了有关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一系列手稿。这些手稿为马克思最后出版《资本论》第1卷，为恩格斯以后编辑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866年1月1日，马克思开始为《资本论》第1卷作最后的润色和誊写工作。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终于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的出版，“无疑是向资产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7页。